

流光飞舞

# 难忘清甜源头水

◆刘芳

水是生命之源，也是人类生存之源。我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——河北省承德市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，还是一个河流纵横的多水地区。其境内，就有宛如两条蓝宝石项链般晶莹剔透的潮河和滦河，分别发源于承德市丰宁县黄旗镇以及围场县坝上地区。它们源于八百里燕山深处，如同一棵树上的无数枝蔓，把承德地区山野间咕咕冒出的清甜水，以湖泊与溪流的形式，日夜不息地注入密云水库和潘家口水库，供应着北京和天津两市人民。

资料显示，潮河水占密云水库的60%；滦河水占潘家口水库的90%，因此这两条河流是京津人民名副其实的母亲河。而由于潮白河水系的潮河、汤河、天河均发源于丰宁，滦河水系的滦河与牯牛河也发源于丰宁，因此，丰宁被视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核心区，有“京津第一水塔”的美誉。

记得我在丰宁县采访时，一位老农民气喘吁吁地挑着一担水朝家里赶，他进屋后把一桶水放在水缸里准备做饭，另一桶水放在院里的洗衣盆里。只见他的媳妇抱着杂乱的衣服放在盆中，坐在小板凳上，开始哗哗地洗衣服。

这情景让我很纳闷，他家就在潮河沿上，过去吃饭用水和洗衣服全都是用潮河水，不用水缸，临做饭时直接拎一桶水回家，怎么现在又挑水了呢？

老农笑了，他说过去满川都是稻田，现在都变成玉米地了。为了保证密云水库的水源充足和清甜，现在丰宁全县，凡是潮河流经的地方都把稻田改旱田了，光是丰宁县就有七八万亩。

我问，你们的收入不就减少了吗？

老农说，确实减少了，但县政府给了适当的补助，北京市也给了些补贴，全国一盘棋，保卫北京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他嘿嘿地笑着。

那为啥连河水都不用了呢？

他又说，我们这里地下水浅，到处都可以打井。现在改种的玉米，所用的水，都是农民打井，用井水浇地，省出更多的潮河水，直接流入水库。因为这里是潮河的源头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沿着河边来回走，就怕有人污染水源。我们的巡视人员，几乎是整夜不停地巡查查看，就像保护生命、保护眼睛那样保护源头的清洁。

他又指了指他媳妇说，从我记事起，就没见过潮河沿上的女人洗衣服还在家里用盆来洗。丰宁人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节约用水。妇女们洗完衣服，把脏水倒在粪池里，为农田增加了肥料。

听罢这些话，我望着那清澈见底、碧绿而冷冷的水流，仿佛化身成了人的血脉一般，流进了京津冀人民的心坎里。

据了解，丰宁县从县到镇到村都实行了“河长制”，村长、镇长、县长作为“河长制”的主要负责人，都签订了河长责任制，天天深入现场，发现问题一追到底，马上解决和处理。而全县的640多名管水员，每天都在110多公里长的河道上巡逻，平均不到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管水员，一看见纸屑和塑料瓶之类的杂物，马上清理，不允许有一丁点脏东西存在。

吃水不忘打井人。如今潮河、滦河这两条“蓝色的项链”，已经成为连接京津、服务京津、融入京津的“大动脉”，在人们不断地擦拭和保洁的行动中，正显得更加晶莹剔透，更加令人难忘。

云看云冈，云冈看云，看云冈的人，也在看云。

云，是游走变幻的云，飘飘如仙，栩栩欲飞。云冈，是屹立千年的云冈，巍巍如磐，虎虎若生。

人说，云冈，是云中落在石头上的一个王朝，而云中，则是北魏王朝之后古晋大同的一个别称。

一个“云”字，极尽了这山河与天空的一种写意。

云，像天上的冈，冈，像地上的云，故曰：云冈。

云冈，这千年坐着云起云落的地方！这曾经失去蓝天也失去白云的地方！这而今回归了云山也回归了云海的地方！

(一)

我在云冈武周河川的绿林里看云，云是斑驳在绿树之上天空的绿玉，也是沉落在绿水之间光影绰绰的浮冰。

这里——武周山与武周河夹着的狭长山地，已生长成一片勃发着青翠、勃勃着茂盛的森林绿地，一片荡漾着明净、洒洒着清纯的水堂天地。在这里，云像是挑在树梢的旗帜，又像是扑向树林的白鸽。你觉得，那天，就是一种梦一样的存在。

然而，你也许会记起另一种梦境，一个黑色的恶梦。多少年前，这里曾经是一片煤烟缭绕的村庄；村庄之外，是一条煤尘弥漫的道路；道路再外，是一条黑水流淌的河流；而河流那侧的山坡，是一座黑山高筑的煤矿。那时候，绝少的几棵绿树，绝少的几许绿，完全一个黄土山地黑色的旋涡。

而在那样的旋涡里，一条煤尘弥漫的道路上，煤车呼啸而过，抛洒着漫天飞荡的煤粉，化成了乌烟瘴气的尘埃。这尘埃，与村庄的炊烟、煤矿的粉尘、山野的雾霾，混合，成为一种黑风、黑沙、黑幔、黑色的混沌，将云冈的世界淹没。

于是，武周山川，云冈凹地，成为一个

# 在云冈看云

◆景平

黑色的世界；云冈石窟，古魏遗迹，成为一片黑色的洞窟。“云冈石窟五万石佛身披黑裳”，成为知名度远远超过石佛本身的奇闻；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，成为了中国环境污染严重排名第三的城市。那个时候，汹涌而起的，只有无奈于黑色污染的怨艾。

后来，是一个改天换地的造城运动，拯救了大同，拯救了云冈，拯救石佛于污染灾患。曾试过清洗，给石佛清洗黑裳，却未能如愿；也做过改道，让运煤通道改线，结果并不理想。于是一个造城运动，再造一个大同，将云冈的村庄搬出云冈，将云冈的煤路移出云冈，云冈，成为了一个幽静所在——将黑色的梦埋进历史，云冈世界荡漾出一片波澜壮阔的绿云。

(二)

我在云冈武周山崖的石窟里看云，云是飘在洞外天空的飞天，而飞天，则又是凝固于佛洞穹顶的云霓。

我想，那悬浮在洞穹的飞天，飞动了1500年，也凝固了1500年，其曾经看到的云，可是今朝的白云？那静默于穹窿的佛雕，矗立了1500年，也遥望了1500年，其如今看到的云，可是北魏的云霓？其静静看着的，默默听着的，是否曾经北魏风尘里叮叮当当、铿铿锵锵山凿石的回声？

据说，这洞窟里的佛像，是北魏王朝开国君王的塑像。一个崛起于东北山洞的少数民族——鲜卑族，走过草原走过农田，把民族的征服刻进了武周山岩的石窟里，创造了一种融合原始文明农牧文明的石窟文化，这本身是人类走过历史的浪漫痕迹。问题是，是什么，塑造了这个叮叮当当的石上世界。

我想，应该是铁，铁器，钢。铁，铁器，

钢，又诞生于什么？应该是矿，矿石，火。矿，矿石，火，又来源于哪里？应源于木，木炭，石炭——哦，石炭！这汉代就发现并产生的石炭，是我们熟知的煤炭！北魏，那个马背上的民族，那个远道而来的王朝，就用它锻铸了凿石的钢铁。

北魏也许不知道武周的地下蕴藏着厚重的煤田，但他们开凿石窟的铁器，也许开过挖过裸露在地表的大同煤层。石佛肯定没想到，千年之后的大同会成为中国煤都，但那叱咤风云的钢铁，肯定开凿过发着黑光的大同乌金。尽管他们不知道，这深埋地下的乌金，亿万年前曾是茫茫森林。

幽然于石窟里俯仰远眺沉思默想的石佛，能超度尘世生命却没能超度自己。它不会想到，1500年后会在20世纪中国的煤炭基地，橙色的佛袍会染成黑色的袈裟。

好在石窟终于脱去了黑色的袈裟，大同终于脱去了煤都的黑色。亿万年前前的森林之地，重又生长起森林的绿色。

(三)

我在云冈武周山巅的土壘上看云，云是激荡在蔚蓝色的天际的雪浪，也是幻化在秋阳里的滚滚涛涛的辉煌。

要说，人们知道云冈，却不知道云冈武周山巅的世界。这片典型的黄土高原颜色的土壘，凸露着的是源于明代的武周塞的城堡。城堡已成废墟，但轮廓依然兀立。御敌的城堡，并没挡住人类的延展和资源的觅探，并没挡住人类滚过黄土地滚过黑土地的掘进，造就了一座能源之城。

要说，人们在云冈谷看云，绝看不到云冈之外的世界。可以看到的是，云在云冈的山前，云在云冈的山顶，云在云冈的山后，或孤云独去，或银云飘逸，或长云横渡，或蓝云漫卷，一直远去远去，远到云冈野外的

的远远地里去。那里，一脉青黛的山峦，耸立着熠熠银塔，在云霓里光耀。

于是终于知道了，那是城市的风电树；风电树之野，是蓝色的光伏海。这座煤都，这座山西的煤电之城，这座中国的能源基地，这个地上敞着佛窟地下潜着煤窟的地方，不仅已经再造了一个大同世界，而且再造了一个煤炭世界；不仅已经再造了一个煤炭世界，而且再造着一个能源世界。

煤炭已经“上不见天下不落地”；发电已经“烟不冲天尘不覆地”。上天的只有云，落地的只有绿。天地之间，是清风起于绿地，云霓起于绿地，蓝天起于绿地。绿地上，这个地方，风与鸟争夺着空间，蓝与灰争夺着长天，人与天共享着晴蓝。于是，大同世界，成为了一个没有雾霾的城市。

我在高高的云冈山巅看云冈，天上，是山一样的绵云，山下，是海一样的绿云；云那边，那条河绿了；河那边，那座山也绿了；山之上，那座煤矿，已绿成了地质公园。那里，已经不生产煤炭不生产污染，而是只生产精神只生产文化。作为历史遗迹的煤炭工业，已深深淹没在云冈豪迈的绿云里了。

曾经，一个人和一个人，创造了褐色的云冈和云中古都。而今，一个人和一个人，再造了绿色的云冈和大同世界。

云冈，这看着人类风尘仆仆走过历史的地方！这沐浴了风光也沐浴了苦难的地方！这创造了石窟也创造了绿色的地方！

翠绿的云，看着蔚蓝；蔚蓝的天，看着白云；翠绿的云和蔚蓝的天，看着一座古老的云冈。

蔚蓝的天，看着洁白；洁白的云，看着绿地；蔚蓝的天和洁白的云，看着一座现代的大同。

大同，云冈，注定与蓝天与白云与绿地，一起，隽永。



# 走进大同火山家园

◆黄风



大同火山群

文化快讯

## 《北京市非遗条例》审议通过

6月1日正式施行，全方位助力非遗保护

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近日表决通过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非遗条例》)。

这是北京市首部关于非遗保护的法律法规，为推动具有北京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持续开展，奠定了坚实、科学的法律保障基础，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形成共同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。条例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。

据了解，《非遗条例》强化了调查和保存制度，完善了分类保护措施，并要求政府结合节庆、庙会、国际交往等活动宣传展示非遗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、工业遗址等为非遗提供传播场所等。

此外，《非遗条例》还将政府的扶持措施法定化，明确政府应根据需要，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传承场所，给予经费补助、资助开展专项传承活动等，对积极履行项目保护职责的企业事业单位也应给予资金支持。此外，《非遗条例》还打破僵局，首次明确规定团体也可以作为传承人，目前北京市325家项目保护单位因此首次获得了“传承人”身份，意义深远。

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和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框架下，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组织修订的，并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修改最终定稿。

新书推荐



“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系列”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丛书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，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回顾、总结和分析了中国城市治理的典型经验，回应了当前中国城市治理方面的重大问题，为城市治理方面的重大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支撑。

丛书包括《国家治理与社会成长——中国城市社区治理40年》《城市形象的媒体识别——中国城市形象发展40年》《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——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40年》《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—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》《奇迹城市——深圳城市治理40年》等5本。

让时光倒流。那时，晋北大同一带还为沧海，被今天手握鸭嘴勘探锤，在桑田上追踪“古迹”的人称为“大同湖”。

“大同湖”面积9000平方公里，与现在玻利维亚的“天空之境”，也就是乌尤尼盐湖一样大。它的形成像它的消失一样惊心动魄，是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结果。剧烈的运动将河流折断，河水与倒灌的海水相聚，使沉陷的大地沦为汪洋。

相比之下，民间传说要温和得多。相传二郎神从昆仑担山赴海，途经此地两眼发困，晃悠悠做了个白日梦，便将肩负的两座山丢下，堵塞了桑干河，使其泛滥成万顷碧波。

后来，在“大同湖”发掘化石的人形容这里为童话世界。湖区气候温暖湿润，地面生机勃勃，湖中泥河湾多成群结队的刺鱼和鲤鱼，有时会扑喇喇跃出水面来。岸上郁郁葱葱，柳树、榆树、栎树相互交错，雪松、云杉、古柏竞相挺拔，从湖畔一直到环绕的远山。动物有长鼻三趾马、蹄兔、野牛、纳玛象、板齿犀、转角羚羊等。

就这样，经过了许多万年时光，在迷人的湖光山色中，一代一代繁衍进化的生灵压根想不到有地火在水下蠢蠢欲动。

大约距今70多万年前，火山开始喷发，湖面掀起爆炸一样的巨浪，抛出的火山灰和水汽柱，裹挟着水生物体的残骸，直达数百米高空，并继续向高处蔓延，然后四散而去，一直到很远的地方。

在末日般的恐慌中，天堂瞬间沦为地狱。满湖的水煮沸了，湖中生灵，有的被岩浆汽化，有的被撕成碎片，有的被深埋湖底，变成日后的化石。在沿岸湖水比较温和的地方，翻着白肚皮的死鱼漂了一层。岸上的草地和森林，被落下的火山灰覆盖，燃起大火，火顺着树干跑得老高，不久又被雷雨浇灭，留下一截截焦黑的树干。动物们死的死伤的伤，能逃的纷纷奔逃他乡。

大约10万年前，火山终于精疲力竭，像纵欲无度败了身子，间歇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天空烟消云散，阳光灿烂如初，但阳光

下的万顷碧波不见了，干涸、龟裂、嵌着鱼骨的湖底，散布着30多座死去的火山丘，滋生出青草和树木。

这30多座火山丘就是如今的大同火山群，与东北的五大连地火山群、长白山火山群、龙岗火山群，以及西南的腾冲火山群齐名。它们散布在大同盆地东部，有壳状的、穹窿状的、马蹄状的、半圆形的，以不同姿态相守望着，像渡劫渡患难与共的兄弟。我有幸认识它们，是在5年前。那一年夏末，受朋友王保忠之邀，我们几人不等夏天最后的告别，就急切地走进了大同火山家园。

大同火山群分东西南北4个区，王保忠带我们去的是西区，位于大同县(今云州区)县城东北部。这里矗立着大同火山家族的大佬们，有金山、黑山、狼窝山，还有双山、马蹄山、吴天山，仿佛火山群的“比弗利山庄”，大同县也因此被称为“火山之乡”。

大同火山家园的景象远超人的想象。在此之前，我仅限于道听途说，觉得这里可能“不错”。然而，事实却很打脸，大同的火山群名不虚传——

几朵亮闪闪的白云下，曾经湖水浩瀚的谷地，是一望无际的绿色。一座座火山远近分布着，最远的像淡淡抹了一笔，快要被蓝天隐去。地里的庄稼翠绿，开始透出熟味儿，蚂蚱声此起彼伏，一副夏末初秋之状。更多的是草和树木，有人工栽植的，有

自然生长的，完美的“天人合一”，满眼的绿铺到天边。有的树，特别是小树，像少女偷吃了禁果，已现出羞涩的斑斑，到了秋天肯定会缤纷如燃。

王保忠给我们介绍着，一向不善言辞的他，变得侃侃而谈。他张开双臂说，你们好好看看吧，这儿就是一幅大画卷，在这大画卷背后，每座火山都藏着一个传说。比如吴天山，那“屁股坐在火山上”的吴天寺，比大同华严寺还高寿。据说吴天寺由一个充军发配于此的黥面鬼所建，材料都是用羊驮来的。这令他非常好奇与着迷，黥面鬼为何要建这座寺庙，并且选择建在火山口上？难道不怕火山有天复活了，一下连锅端了？每次来他都浮想联翩，但始终也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。

王保忠生于斯长于斯，与火山是老交情了，他的微信名就叫“老火山”。火山家园也是他的家园，为此他写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说，最后又写出长篇小说《甘家洼》，在文坛引起不小反响。甘家洼的原型叫黄家洼，坐落在狼窝山西南侧。村里断壁残垣，是一个只剩下5户人家、炊烟没落的小村庄。受王保忠“忽悠”，不少读过他小说的人来黄家洼“发烧”，乐得村支书每天倒背着手，带领一群热情好客的鸡娃，在村口大柳树下踱来踱去，一见外地人进村就说，“我们这地方好着呢，再过两三年就成旅游胜地”。

在村支书贴满发财年画的家中，他送给我一个碗大的火山石作纪念。褐色的火山石，是他从狼窝山上捡来的，远观像生铁疙瘩或焦炭疙瘩，近看浑身长满气眼，像补丁遗弃的顽石。大概被地火炼透了，对水充满渴望，浇上点水，就会发出沙沙的渗响，还伴有似有若无的微烟。火山石，有个俗名叫浮石，我自小就熟悉，但不知它是地火炼的，只觉得它天生丑陋。

距上次造访5年后，借“大地文心”活动之光，我又一次走进大同火山家园，去的还是西区。和上次不一样的，是这次不是夏末初秋，而是“立秋”后一个月，名副其实的秋高气爽。爬上火山顶放眼望去，秋色已很明显，天地间开始缤纷，但主要的还是绿，而且比5年前浑厚多了。浩浩荡荡的，起风翻滚时，把散布的村庄都淹没了。站在火山顶上，我突然记起宋人的两句诗：“闲来上山看野水，忽于水底见青山。”

这不就是眼前的风景吗？只不过，曾经的万顷碧波化成了眼前的绿。脚下的火山与周围的火山，仿佛喷涌间就倾覆入定了。在亘古岁月中，它们“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”，将胸中的火修炼成柔水，这柔水就是坐化入怀的结果。是它们修来的结果，也是众生修来的结果。

这样想着，只觉得一座座火山更见高古，像一个个幕天席地的大法师，在为上苍和人间做一个法会。祈愿天人祸永息，祈愿遍野的绿永在，祈愿绿中升起炊烟，永远保持和谐安详。

就在我走进大同火山家园的20多天后，好朋友王保忠不幸英年早逝，丢下他的甘家洼和老火山走了。但我知道他走得舍不得，他的梦魂仍萦绕着家园，就像那首充满黄土味的歌：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四季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……”

【作者简介：黄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《黄河》杂志社社长、主编。著有《走向天堂的父亲》《黄河岸边的歌王》《大渭河》等书籍。曾获中国生态文学一等奖、《中国作家》小说奖、山西五个一工程奖、赵树理文学奖等。】